

黑旗刺客

宁宣成



人民出版社



HEI QI CI KE

黑旗刺客

宁宣成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本书共收入三部历史传奇小说。《黑旗刺客》描写清朝捻军黑旗军刺客谋刺剿捻凶手的惊险故事；《鲜卑大帅》描写的是汉灵帝时，鲜卑大帅檀石槐抵抗匈奴入侵血战鲜卑神山的英勇战绩；《博望侯传奇》描写了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苦难历程。小说气势恢弘，以传统手法记叙描写，深得读者喜爱。

黑 旗 刺 客

宁 宣 成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敦化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5印张 插页2 166,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190册

ISBN 7 — 206 — 00065 — 7 / I · 9

定价：1.70元

目 录

黑 旗 刺 客

- 第一回 黑旗刺客刑场飞镖
征农法司策马追捕…………… (1)
- 第二回 法司提审特殊囚犯
黑旗刺客深夜行刺…………… (15)
- 第三回 黑旗刺客藏身彩轿
法司征农衙前撒网…………… (32)
- 第四回 法司布下攻心毒计
黑旗刺客调虎离山…………… (51)
- 第五回 法司征农敲山震虎
黑旗刺客施展绝技…………… (61)
- 第六回 托马斯·曼搜索钟楼
黑旗刺客再闯道台府…………… (69)
- 第七回 唐克寅拜访黑麒麟
段文井大战众官兵…………… (82)
- 第八回 飞镖行刺神出鬼没
旗杆振摇八步登空…………… (91)
- 第九回 唐克寅处斩假刺客
孙征农夜审段玉峰…………… (99)
- 第十回 唐克寅使用牌头间谍

钟士奎智送黑旗刺客.....	(108)
----------------	---------

鲜卑大帅

第一回	中郎将偷袭弹汗山 檀石槐被擒春泉溪.....	(120)
第二回	传短剑丽诺救大帅 破牢笼囚徒战骑兵.....	(129)
第三回	中郎将伏击鲜卑军 檀石槐奔袭弹汗山.....	(137)
第四回	鲜卑父女掩护鲜卑大帅 檀石槐夜探南北两质馆.....	(145)
第五回	檀石槐侦察中郎将府 中郎将搜捕鲜卑大帅.....	(150)
第六回	三路出击塞外联军 一军直捣中郎将府.....	(158)
第七回	节节败退鲜卑神山 决死战大帅破釜沉舟.....	(167)
第八回	血战场释臧旻高瞻远瞩 春泉溪会丽诺悲喜交加.....	(173)

博望侯传奇

第一回	寡不敌众汉使遭屠戮.....	(188)
第二回	凛然正气据理陈利害.....	(194)
第三回	牧草萋萋同命结连理.....	(199)
第四回	十载夫妻含悲生死别.....	(204)
第五回	闯涉沙海绝境逢毒泉.....	(208)
第六回	九死一生塞外遇国人.....	(213)

第七回	疏勒情盛张骞话联盟	(216)
第八回	大宛好客汉宾受礼遇	(220)
第九回	月氏厚汉好事须多磨	(225)
第十回	众说纷纭月氏厌征战	(228)
第十一回	归国心切狭路逢仇敌	(232)
第十二回	功垂青史赤子交使命	(234)

黑旗刺客

第一回 黑旗刺客刑场飞镖 征农法司策马追捕

话说同治六年秋，大名府守道溥庚，要在城西刑场处斩十名捻军黑旗将领。这一天，刚刚午时一刻，溥庚乘八抬大轿，威风凛凛来到刑场。

溥庚走上监斩台，向刑场一看，见四周人山人海，鸦雀无声。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断头台上的十名黑旗将领身上。

书中交待：这十名将领是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后被俘的。被俘后，多次遭受非刑折磨，红头巾已经褪了颜色，锁金黄褂已经被撕烂，双钩山鞋也裂开了缝。但是，他们一个个仍然虎威不减。尽管背后就是手持宽背鬼头刀的刽子手，这些将领还是谈笑自若、毫无惧色。

这时，忽听得“当！”一声锣响，午时三刻到了。十名刽子手象凶神恶煞似地怪叫了一声，举起寒光闪闪的鬼头砍刀，就要杀人。正在他们挥刀向下猛劈的时候，只听刑场上有人大喊：“着镖！”

话音一落，“嗖嗖嗖嗖”象闪电似地飞出十支索命钢镖，直奔那十名刽子手。

那十名刽子手一愣，还没来得及躲闪，就一个个中镖倒在地上。

顿时，刑场上乱成了一团。法司孙征农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朝右边的三个牌头挥了挥手。

那三个牌头走上断头台一看，见十名刽子手都已气绝身亡，每支钢镖扎进去，足有两寸多深。三个牌头看罢，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里说：~~这么~~高超的飞镖技艺，还从来没见过！

在这三个牌头之中，领头的是最年轻、最机警、武功最好的一个，名叫覃剑。他来到了刽子手面前，仔细察看伤口，察看那十支闪闪发光的钢镖。当他察看第十名刽子手的时候，发现镖上插着一封信，这封信已经被刽子手的鲜血染红了。

覃剑取下这封信，快步走下断头台，到法司孙征农面前，低声说道：“法司大人，镖上插着一封信。”

书中暗表：这位法司大人今年40岁，长得彪实实的，长方脸，棱角分明，浓眉细眼，额头宽阔，身穿七品官衣。从相貌和衣着看，好象是一员武将错穿了衣服。

闲话休提。孙征农接过那血迹斑斑的信，上眼一看，见信是写给守道大人溥庚的。他略一思索，便走上监斩台，将信交给幕僚，让他们呈送溥庚。

溥庚拆封看信，见上面写道——

溥庚：

我军即将兵临城下，尔若不想被满门抄斩，
立即开释我黑旗将领。若仍下令开斩，我将在十日内取尔妖头！

黑旗刺客

溥庚看罢，双手不由颤抖起来。为什么？他和捻军打过多年交道，深知捻军的厉害，他们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他心中害怕，就不敢斩那十名黑旗将领了。可是，又一想：不行！一个堂堂的四品守道，被刺客一封恐吓信就吓住了，那乌纱

帽还想戴吗？近几年，清廷官员中，由于“剿捻不力”，被同治皇帝革职查办了不少，其中不少是总督、总兵之类的大员。溥庚想，今天我要开释这十名黑旗将领，一定也会被革职查办的。说不定，上司一怒之下还会定我个通匪罪呢！溥庚舍不得头上那顶青金石插单眼顶戴，舍不得身上那套八蟒五爪四品蟒袍，舍不得脚上那黑缎朝靴，更舍不得他的狗命，所以他横下了一条心，处斩这十名黑旗将领，捉拿这个飞镖行刺的黑旗刺客。

刚才，黑旗刺客的神镖，他也亲眼看到了，知道那神镖的厉害。为了保住狗命，他先让卫兵手持盾牌将他团团护住，然后在盾牌的护卫下，向他的八抬大轿走去。

刑场上的人们，好象都猜到了黑旗刺客那封信的内容，也看出了道台大人的心理，都盯着溥庚，看他如何决断。

溥庚在盾牌的护卫下，钻进了八抬大轿，给副将唐克寅写了一封信，恳请他马上全城戒严，搜捕黑旗刺客。然后，又命令法司孙征农在刑场上搜捕黑旗刺客。最后他下令：再派十名刽子手，开斩那十名黑旗将领。

书要简短。那十名刽子手得令后，提心吊胆地向断头台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哆嗦，登上断头台以后，哆嗦得更厉害了。一个个东张西望，生怕黑旗刺客再飞掷钢镖。

溥庚见一切准备就绪，在轿中下令：“开斩！”

十名刽子手不敢违令，互相使了个眼色，狠了狠心，挥起了砍刀，发疯似地向那十名黑旗将领砍去。霎时间，十名黑旗将领英勇牺牲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断头台。

刑场上又是一阵骚动，半天才平静下来，人们落泪了。

溥庚望着断头台冷冷一笑，然后下令：“回府！”

轿夫们得令，喊了一声：“起！”八抬大轿离地了，八

名彪从扛起“回避”牌，喝道开路。

八抬大轿随彪从徐徐离开刑场，走了两丈远，只见一只钢镖闪着寒光跟踪而来，“砰”地一声，扎在了轿框上，镖上又插着一封信！

轿夫不等令下就停了轿，随从幕僚赶紧把信呈进轿里。

溥庚接过书信，展开一看，见上面写道：

三日内取尔妖头！

署名还是“黑旗刺客”。

溥庚看罢，吓得汗流浹背，头发都竖了起来。他仿佛看到了黑旗刺客那怒火熊熊的眼睛，看到了他手中的索命钢镖，情不自禁地又哆嗦起来了。时过片刻，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咬着嘴唇使自己镇静下来，让幕僚去把法司孙征农叫到轿前。

这阵儿，孙征农正指挥捕快，在刑场看客中搜查黑旗刺客。听到了传呼，快步赶到轿前。孙征农这个人善于察颜观色，每次和溥庚见面，都先观察溥庚的神态，捕捉他最微妙的心理。今天，他来到轿前，照例先观察溥庚的脸色。因为溥庚要防备黑旗刺客飞镖行刺，轿帘没有挑起来，所以孙征农只能从轿帘缝隙中观察。

溥庚今年45岁，脸色红润泛着油光，脸平展展的，眼角的鱼尾纹几乎看不见，只有额头有几道阴险的皱纹。眼睛不大，但很有神，显得十分凶狠、骄横。眼下有一圈几乎看不出来的黑圈，那是他纵欲的痕迹。孙征农对他这张脸是很熟悉的，可是今天，他忽然觉得陌生了。为什么？黑旗刺客这两封信，使溥庚脸色大变。乍看上去，溥庚根本不象一个神气十足的中年道台，倒象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臣；脸色又白又黄，还带点绿，比卧床三年的痨病鬼脸色还难看；眼角的鱼

尾纹，额上那一道道显得阴险狡诈的皱纹，更加深了，而且每道皱纹好象都在颤抖；眼神也不象以前那么骄横、那么自信了，显得十分怯懦。

孙征农轻轻咳了一声，毕恭毕敬地问：“道台大人，有何吩咐？”

溥庚听到他来了，脸色才恢复了以前那种阴险、冷酷和自信。他把黑旗刺客的第二封信递给孙征农，说道：“我不回府了，我要在这里坐等你搜出黑旗刺客！你要明白，他现在还在刑场！”

“是！大人。”孙征农答应一声，转身向刑场走去。

此时，孙征农心想：要按恐吓信来说，黑旗刺客肯定就在刑场之内。可是，他在刑场的哪个方向呢？他想根据飞镖的方向，来确定黑旗刺客的藏身之地，便登上断头台，观察那钢镖飞来的方向。他合计片刻，初步确定黑旗刺客在东南；可是，从刑场上听到的那声“看镖”的喊声看，黑旗刺客又好象在东北，这下子，孙征农可费了思量啦。心想，这该怎么办？是从东南方向搜呢，还是从东北方向搜呢，还是两个方向一齐搜呢？他想了片刻，觉得这两个方向都难搜到。怎么？因为黑旗刺客在活动，现在不一定藏在这两个方向了。那么，黑旗刺客到底藏在哪个方向呢？孙征农在断头台上皱着眉头，转起圈来。转了一会，他突然站住。为什么？他觉得黑旗刺客那最后一镖——也就是扎在溥庚道台八抬大桥桥框上那一镖——能判定他的方向。于是，他匆匆跑下断头台，向溥庚的八抬大桥奔去。

孙征农到桥前一看，见那只飞镖还扎在那里，镖尾指的方向是正南。他向正南一望，那里是三排清兵，清兵后面是一面高墙，高墙后面是一条名叫拐子的胡同。孙征农猛然想

道：啊呀！黑旗刺客会不会穿着清兵的号衣行刺呢？孙征农觉得很有可能。不过，现在能下令在三排清兵中搜查吗？不能。为什么？要是下那个令的话，就乱套了！搜出黑旗刺客来好说，搜不出来，溥庚一定会认为他是疯子。怎么办呢？孙征农想了个办法，他让把总寻查。因为清军每个把总统领112名士兵，查个人数很容易。想到此处，他亲自走到每个把总面前，让他们悄悄清点人数。

过了片刻，把总们都向他报告：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孙征农听罢皱起了眉头，心想：难道我分析错了吗？他又想了想，觉得自己并没有分析错，黑旗刺客只有穿了清兵的号衣，才能在刑场上行刺而不被发现。嗯，他也可能就藏在南面那三排清兵之中。想到这里，孙征农又命令南面把总看看自己的士兵之中，有没有陌生人。

诸位，孙征农这一招很厉害。每个把总一共才统领112个士兵，朝夕与共，面目还能记不清吗？只要向队伍扫一眼，就能发现陌生之人。

把总们接到命令，开始一排排地“相面”。这时，孙征农忽然见一个“清兵”转身向高墙跑去。由于那个“清兵”动作极为迅速，所以，孙征农只见其背，未见其面。孙征农急忙抽出连发火枪，朝那个“清兵”瞄准。但是，他的枪口还没对准那个“清兵”，那个“清兵”已经斜着跑上高墙。孙征农开了一枪没有打中，那个“清兵”从高墙上跳进拐子胡同。紧跟着，拐子胡同里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

孙征农根据马蹄声断定，黑旗刺客一定是骑着马向城墙方向跑去了。他眼珠一转，立即斜着跑上高墙，挥枪朝那匹奔腾的战马射击。但是，由于马跑得太快，孙征农连发六枪未能射中。孙征农眼看着刺客贴在马背上越跑越远，非常着

急，但是无可奈何。

这时，一个把总给他牵来一匹马，他跳上马背就催马紧追。

孙征农骑的这匹马是一匹快马，跑起来四蹄生风，追不多久，就渐渐追上了前面的那匹马。

这时，快到城根底下了。孙征农怕黑旗刺客越墙逃走，就向那匹马瞄准射击。这一枪可真打准了，只见那匹马长嘶一声，跌倒在地。

孙征农怕黑旗刺客用钢镖伤他，所以，他勒住战马，喝令清兵和捕快围上前去。

清兵和捕快象一群恶狼，很快就将那匹马和那个卧在死马上的骑手围住了。他们定睛一看，骑手已经死了！但是，那位骑手不是黑旗刺客，而是军中有名的痨病鬼！

孙征农一见这个痨病鬼，霎时明白了：黑旗刺客是将这个痨病鬼杀死，捆在他的坐骑上，然后穿了这个痨病鬼的衣服，进刑场行刺的。

此时，孙征农很懊丧。为什么？他追了半天，没想到追了个死鬼，追了个“替身”。黑旗刺客却象鱼入大海一样，只在海面上泛起一片泡沫就无影无踪了。这该到哪里去找他呢？黑旗刺客此刻肯定不在刑场了。

黑旗刺客到哪里去了呢？

黑旗刺客从高墙上跳到拐子胡同后，用力踢了驮着痨病鬼的马一脚，让它驮着痨病鬼向城墙方向迅跑；然后，向反方向穿过两条已经戒严的街道，躲过了副将唐克寅的骑兵巡逻队，紧接着又拐了几个弯，跳进了一座气势轩昂的大宅院。

这是谁家的大宅院呢？这是大名回族头领黑麒麟的宅

院。这部书有几段故事是在这个大宅院中发生的，黑麒麟是本书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几段故事和这位黑麒麟都与黑旗刺客有重要关系，因此请诸位注意。

说来也巧了，当黑旗刺客跳进黑府时，黑麒麟正在喷泉旁边练太极拳。他走到“白鹤亮翅”这一式时，一抬头，正好看见黑旗刺客跳进院来。他定眼观望，见来人既不象贼，又不象匪。他十分惊奇，便走起太极步，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看他是何许人，到自己的宅院里干什么。

黑旗刺客没有发现黑麒麟。他见院中无人，就进了花树繁茂、亭台古雅的后花园，向西北角上的花房走去。

这阵儿，黑麒麟心想：花房中只有一个老花匠，这个人莫非是来找他？可是，没听说老花匠有什么亲友啊！

黑旗刺客轻轻推开了花房的雕花樟木门，低声叫：“六叔！”

老花匠段玉峰从菊花丛中钻出来，先到花屋外面看了看，见无人跟踪，才把黑旗刺客拉进花房。

黑麒麟见段玉峰这么神秘，心中一动，他觉得自己过去忽略了这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老花匠。看老花匠方才的神态，推测他是细作之类的人物。究竟是谁的细作呢？是官府的，还是捻军的？他捉摸不透。他屏住呼吸，听老花匠和这位不速之客说些什么。

此时，就听老花匠段玉峰压低了声音问：“十位赵主可曾救下？”

黑麒麟一听“赵主”两字，明白了段玉峰的真实身份，知道他是捻军细作。怎么？因为捻军称头领为赵主。

黑麒麟接着往下听，就听那位不速之客哭着回答：“全让贼道台杀了！”

“好狠毒啊！”段玉峰咬牙切齿地说。停了片刻，又问：“你没警告他吗？”

黑旗刺客擦了把眼泪，说道：“警告了。第一次我飞镖刺信警告他，让他立即开释咱十位趟主，否则，十日内取他的妖头。可是，那贼道台贼胆包天，还是下令开斩！我气急了，又飞镖刺信警告他，三日内必取他的妖头！”

老花匠一愣，轻轻地问了一句：“三日内？”

黑旗刺客说：“是的。六叔，我说的是三日内。”

段玉峰皱着眉头沉默了。

黑旗刺客见段玉峰不说话，就问：“六叔，我做得不对吗？”

段玉峰没有马上回答他。他是捻军老战士，他比黑旗刺客更恨溥庚，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但是，他知道黑旗刺客由陕西来大名，是负有重大使命的。梁王张宗禹派他来，不是让他来当刺客的。现在黑旗刺客发誓要在三日内刺杀溥庚，这相当危险。弄不好，不要说梁王张宗禹给他的使命可能完不成，他自己的生命也有危险。所以，段玉峰想劝他先完成重要使命，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去刺杀这个贼道台。

那位说，段玉峰既然这样想，说了就得啦，为什么皱着眉头沉默呢？这跟黑旗刺客的性子有关系。段玉峰知道他性情偏犟，说三天干掉贼道台，豁出命来也要在三天之内把他杀了！要说服这个黑旗刺客，他得想出点绝妙的办法。因此，段玉峰想了好大一阵，才说：“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昨天，听你说梁王张宗禹，已经得知遵王赖文光在山东被清军重重包围，危在旦夕。那么，他为什么不率师东下，营救遵王呢？当初天京失陷，咱捻子推举遵王统领全军的时候

刻，怎么说来着？梁王和鲁王不都起誓说‘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吗？现在遵王被围请援，梁王为什么坐视不救？”

黑旗刺客忙说：“六叔，昨天，我急着营救十位赵主，没跟您老讲清楚。梁王接到遵王在山东被围的信后，确实想马上东出潼关驰援。但是，一位熟读过孙子兵法的老先生拦住了他。那位老先生说，‘梁王，不可东下。清兵蚁聚山东，不但想围歼遵王，也想引您东下，围而歼之。此时您东下，正中清军之计，不但救不了遵王，反而会 and 遵王一起陷入重围同归于尽。梁王您若想解遵王之围，可乘现在黄河以北清军空虚之机，率师北上，从怀庆、彰德、大名直入畿辅，清军一定会回师保卫。这样，遵王之围就不战自解了。’”

段玉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噢，这么说，梁王北伐，意在解遵王之围？”

“对。”

段玉峰紧接着问：“那你的使命是什么呢？”

黑旗刺客说：“梁王让我调大名黑旗弟兄，和北伐之师会合，并争取黑麒麟的回民军和钟士奎的长枪会入捻……”

听到这里，段玉峰说：“这么说，你的使命关系到梁王北伐，关系到遵王的命运。时间紧迫，事关重大，你全力以赴都唯恐完不成这重大使命，怎么能为杀一个贼道台耽搁三天时间？万一行刺不成，被送上断头台，你的使命谁来完成？那不误了大事了吗？”

黑旗刺客没想到段玉峰在这儿“等”着他呢。他愣了，皱起眉头使自己冷静下来，仔细琢磨段玉峰的话。经过一番思考，才说：“六叔，这个贼道台必须杀掉。他毁了我黑旗三千将士，三千啊！在清军中，一次毁了我一个旗的道台还

不多，这个贼道台眼看就要飞黄腾达了。同治老儿说不定会赏他个大官做，没准让他当个藩台、总督什么的，他现在可以说是我们捻子的大敌了。咱捻子向来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溥庚杀了咱那么多弟兄，咱们能饶他吗？我觉得，现在就是梁王在眼前，也会下令让我去杀这个贼道台的！这是一；第二，只有杀了贼道台，才能重振捻军黑旗军威。这不但有利于我联络星散的黑旗弟兄，也有利于争取黑麒麟和钟士奎。六叔，这不正是我的使命吗？”

段玉峰听罢，又一次沉默了。他觉得黑旗刺客说得有理，溥庚这个贼道台必须杀，不杀不行。不然，他的气焰会更加嚣张，那将有损捻军黑旗军威，使一些想回捻军黑旗的人产生顾虑；不杀他的话，将不利于争取黑麒麟和钟士奎。那样的话，黑旗刺客的重大使命就完不成了。想到此，他同意黑旗刺客刺杀贼道台溥庚了。他问黑旗刺客：“这三天你准备怎样行刺？”

黑旗刺客回答：“我想夜里进道台衙门行刺。”

段玉峰又问：“道台衙门你熟吗？”

黑旗刺客回答：“不熟。”

段玉峰听到这里眉头又皱起来，他问道：“你不熟悉道台衙门怎么行刺？”

黑旗刺客说：“我想先去拜访拜访黑麒麟。听说他经常被溥庚邀去下棋、品茶、饮宴，我想他一定熟悉……”

黑麒麟听到这里，心里一动，抽身便走。

他为什么不听下去呢？黑麒麟想：我这支回民军能够在大名站住脚，是我在成立回民军的时候，就亮明了宗旨，“回民军只为回族而战，为伊斯兰而战，为真主而战。既不从捻，也不从官，严守中立。”倘若今天和黑旗刺客有了瓜